



上图：1951年，闻玉梅从上海市三女中毕业时的毕业照（第一排右三）。

穿的衣服很旧的。我是第二个女儿，都穿姐姐剩下的。我们是住宿学校，放假回家时她们都有汽车来接，而我要从学校走到中山公园，坐电车。电车很挤，常常被人推下来。

我心想别的比不上你们，我功课要比你们好，我想让大家佩服我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你就懂得了很多。

后来我成绩好，还有同学请我辅导功课，半年下来给我六块钱。六块钱不错呢，我拿到钱买了一块做衣服的料子送给妈妈。

今天的孩子有广阔的路可以走

《新民周刊》：虽然经济上困难，但您描述的学生生活充满了乐趣。再看看现在的孩子，很多小朋友抱怨太累，家长对教育吐槽也比较多，您觉得怎么能缓解？

闻玉梅：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

压力太大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，教育者要发挥他的特长，不要勉强，不是说大家都要按照一个模型来，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科学家，搞音乐，搞美术都可以。我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，你们有非常广阔的路可走。

我总觉得观念很重要。“培育”和“塑造”是两个观念，现在我们更多是“塑造”，我把你塑造成这么样的一个人，这个不是很好；如

果是“培育”，我们让孩子自己长起来、开花结果，成为大树。

《新民周刊》前几年出版的《医师·学者·母亲——中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桂质良》一书中，我们看到了您的母亲桂质良在儿童精神健康方面的建树。今天再看她几十年前的这些观念，您有什么感想？

闻玉梅：我母亲最让我欣赏的是她对儿童心理教育的重视。在抗日战争的年代，我们大半个中国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之下，她说：今后中国未来的小主人，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，还要有精神上优良的素质。在那样民不聊生的环境中她就把孩子看成是“中国未来的小主人”，这是很伟大的想法。

前几天我的同事跟我说她的孩子、一个小学生班级里的事。老师问大家长大后想做什么。有的孩子说长大要当马云、赚大钱，或者要做银行家。有的说想做中队长，想做大队长。到她的孩子，小朋友说想做科学家。我不是说赚钱不好，我想说的是，家长给孩子怎样的环境，孩子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。

我们的社会需要去宣扬那些有理想、有责任感的人。
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是我的表弟，大家知道他是做艾滋病防治的专家。他的故事就很值得讲的。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可以留校，但他不要，他非要到青海，带着太太和孩子一起去，有一个孩子在那边生的。他说那边缺医少药，他要到青海去做医生。桂希恩自己会骑马，可是他太太不会骑马，她只会侧坐在马背上，农民帮她牵着马，这样去出诊。

桂希恩后来做艾滋病防治，有

